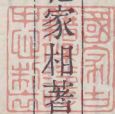




08056

家語證僞卷第十

會稽范家相著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舊作二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曰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以事天子而已

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

河陽無子貢問答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

證僞十

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

入摻

凶事不豫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子游曰敢聞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也

此因檀弓有子對曾子之言而牽合凶事不豫及敬

叔循禮二事入之按敬叔遵僖子之命學禮於夫子

豈因夫子之譏之而驟附門牆乎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事

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凶年乘驚二句見雜記餘未知所本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乎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此因檀弓晝居於內夜居於外之記而撰出康子之事以實之

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

證偽十

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此本雜記而稍增其詞 論語雜記皆作廡焚此獨作國廡焚毛奇齡四書改錯因之夫國廡焚安得不問馬乎當從雜記論語為正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不偏下

本雜記而多子貢一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可忘可

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此句添出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竈當作甕

此本禮器而多子貢一問禮也者六句禮器本另爲一節今連上文而以故曰二字作聯貫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歟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謀人之軍師四句見檀弓而以臧武仲事實之未知

證偽十

三

所本 狐駘之敗在襄公四年是時公尙幼故曰有詔則無討蓋以譏之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所愛者弗可敵也

此本檀弓而多周任之言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

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本檀弓而多子路一問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床及葬毀宗而躡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證僞十

四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出於大門毀宗而躡行殷道也爲一節非夫子相敬子之喪事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爲一節係子張對國昭子述夫子相喪之事無蘧伯玉請及子游問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此本檀弓而多子游一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十三月而練喪大記言既練居
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聞傳父母之
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合而觀之則練服之不
除衰明矣其辭合理

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
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
居繼父猶且不服况其子乎

此與檀弓儀禮不同儀禮喪服傳不同居繼父服齊
衰三月檀弓儀狄有同居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
子游曰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齊衰儀狄行齊衰以
禮意推之當從儀禮爲是顧氏絳日知錄辨之甚詳

證僞十

五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
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不能死不可也我則
既言之矣敢不勉歟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
皆殯魯人欲弗殯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殯乎

此本檀弓而稍異務人作禺人昭公子爲名也疑誤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旣致仕而往
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傳作不緘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
問曰禮歟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事見春秋哀十二年傳無子游與夫子問答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

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見檀弓無下二句

南宮韜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鬢曰爾毋縱縱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同檀弓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啟顙顙乎其順也啟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答問語見檀弓無上二句啟作稽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

證偽

六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本檀弓多情之至者一句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本檀弓多變除有期一句 孔子惡野哭故其言如此

此雜記曾子謂曾申曰哭父母如中路嬰兒之失母何常聲之有此爲始死屬纊之時言之其時異故哭

踊不同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于人一等矣

檀弓無子游一問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全本檀弓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此之謂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全本檀弓而小異其文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證僞十

七

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月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本檀弓而字句稍異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已上爲一節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下節是子路述夫子之言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我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弗拜也旣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者是冉有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節加子張往弔以聯貫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

證僞十

八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二句係子思對

會子語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

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本檀弓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啜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衛公求婚季氏無所考答語俱見大傳 孔叢子雜
訓有季孫問同姓百世不絕親一事疑卽此事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
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
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此節未知所本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
其戚戚君位也此節之義乎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鬪曰請問
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共國衛國命而使

證僞十

九

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
魁主人能報則執兵而陪其後

全本檀弓

子夏問三年之喪旣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歟初有司
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旣殯而致事殷人旣
葬而致事周人旣卒哭而致事致事還致於君記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二句亦見雜記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避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全本曾子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以世子之禮有

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也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證僞十

十

文王世子無子夏問 爲人臣者殺其身云云本在所以善成王之下今移在末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此句問伯

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上截見檀弓下見雜記而非子夏之所問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

浴記曰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

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爲病君子弗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此采雜記雜湊成文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至無所殯而夫子曰死於我乎殯敢問禮歟仁者之

證僞十

十一

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句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客至無所館出檀弓係夫子自言禮不同不異三句見禮器我戰則克三句亦見禮器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殮子夏問曰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食於季氏見玉藻食於少施氏見雜記此合爲一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之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見雜記無子夏問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矣

與雜記同

證僞十

十一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反哭至爲甚爲一節殷以慤二句爲一節殷練而祔以下又爲一節俱見檀弓

子貢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雜記無子貢問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說無父字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毋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之也

全見曾子問孝公作昭公淮南子亦作昭公此誤

王氏不錄曾子問全篇而時有節錄此其一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駢

證偽十

三

以贈之子貢曰子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之

本檀弓而稍改其字句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作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見荀子子道篇其文略同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

與檀弓不同檀弓自括髮以下接子游曰知禮一句而止蓋嗤其失禮也此皆改變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惡辭以避咎義也夫

證僞十

古

見春秋襄十七年傳無曾子問及孔子之言 孔穎

達 曰家語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左傳陽貨將以璵璠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陽貨欲逐之曰弗與則是事已中止矣如使因孔子說而止之左氏豈有不記之理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繫孟繫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繫告宗魯使行宗

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
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汝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
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其文同

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其野哉孔子惡野
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檀弓子游作子臯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

證僞十

五

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
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
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
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無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
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檀弓國語並記此事襲國語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
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旣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
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
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上截見左傳下見檀弓加吾何忍食此一句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歟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見檀弓餘未知所本

子舉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兩答皆見檀弓不作孔子之言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證僞十

十

檀弓無路馬死二句餘皆同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答語見王制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立其弟衍

子游以問孔子孔子曰否周制立孫

見檀弓首章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泣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

證僞十

七

十五日而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全是組織檀弓成文合葬於防取衛人之祔也四句入之封墓四尺取子夏葬夫子之語入之古不修墓以下取孔子既祥三句足之孔子封墓斷無不敬謹從事而遇雨崩之理此與少孤不知其墓一節皆檀弓之不足信者諸儒辨之蓋詳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以言示之以不非也

史世家云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
季氏饗士非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孔子
之母喪既練而見與今家語不同按孔子年二十四
聖母顏夫人卒在昭公之九年陽虎執國柄在季平
子逐昭公之後在昭之二十五年以後豈其先遂能
假季氏而侮聖人乎且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
子喪母之時尙未生也而遂能問陽虎乎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
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賜
之施不有筭也

筭與
筭同

此未知所本按顏淵少夫子三十歲其年三十有一

證僞十

六

以夫子之年計之則是六十一歲之事定公之立也
夫子年四十二歲公在位十五年而卒夫子正五十
六歲顏子固未死也而定公何以弔乎如依論語顏
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在夫子六十九歲以後定公之
卒益以久矣

原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
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
曾子曰其不然矣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
胡爲而死其親也

此節全錄檀弓

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之死而

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檀弓作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簾其曰明器神明之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檀弓無子游問爲明器者知喪道二句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二句檀弓另爲一節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不殆於用人乎

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踊者不仁此多子游一問

證僞十

充

顏淵之喪旣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受之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以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三字添出則何濟

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薦俎薦其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下刪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

有所當

此節全襲祭義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全襲禮器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證僞十

三

釋之於庫門以下見郊特牲文家語以衛莊公當之不知何本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未知其言何指孔疏謂論魯失禮之事亦無他書可証家語以季桓子當之而設爲冉有之問夫致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不絕此之不敬何待於問况冉有爲季氏私人必不問乎子之答冉有也其詞甚直若以上篇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之事例之則於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何居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內外皆不踰闕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受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問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本魯語而少有增益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郊特牲朝服之以縞也自季桓子始也孔子曰朝服以朝卒朔然後服之此是兩節初不相蒙縞者生絹

證僞十

三

季康子始以爲朝服不過記變禮之一端此爲一節朝服視朝者諸侯之常禮告朔則重於朝視必皮弁玄端以臨之既畢其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以視朝此記諸侯視朝聽朔之宜服又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

家語證僞十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彙本

家語證僞卷第十一

會稽范家相著

王肅序

肅字子邕王朗子仕魏為中領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諡景侯善賈馬之學為尚書論語詩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所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

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

而易之然世不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

人乃慨然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路方塞不

通孔氏之庭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

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禮經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

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

證僞十一

人之書昔相從學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

疊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

匡人其如予何言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

者天未欲喪斯文故令予從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

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所言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絕故

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

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

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

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

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

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狩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按王氏所著之書見於隋經籍志者凡十餘種今悉不傳其佚時見於他說朱子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蓋矯枉過正假偽亂真當時所謂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非虛語也而肅之自命居然以斯文未喪爲已任何其誕哉據序所言肅先撰禮經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及得孔猛家語與其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夫議禮之書必有依據肅未見家語何能言之

證僞十一

二

秋傳大小戴以成其辭乃謂出自己見又謂與家語暗相印合其誰信之

謂家語出於孔猛之家使猛不受業於肅猶可說也猛爲己之弟子如出一人乃謂家藏之書適足證明其說殆不啻自發其覆矣

孔安國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旣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焉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

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尅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博士大夫皆送官得

證偽十一

三

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是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此序爲王肅所代作何孟春業已言之朱子嘗疑孔安國尙書序文體軟弱不類西漢人筆意決其爲後人之贗作此序恰是經師說經語氣其出於王氏之

手無可疑也

序稱家語之正實切事者別出爲論語云云已詳辨之雜記中其云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是直以諸弟子增損聖言文飾事實而聖門之學術以僞相售殆不可問矣使安國序家語必不爲此言也劉中壘云論語二十卷皆孔門弟子各記善言中壘爲校錄家語之人何不云論語從家語別出者耶史記儒林傳漢興諸儒始得脩其經藝尙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今序稱荀卿與秦之書高祖悉斂得之恐蕭何僅收圖籍未暇及此此固無據矣至言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尤屬妄說呂氏兄弟意圖篡漢乃藏儒家雜書欲以何用又按孝景本紀初無募求禮書之事序所以爲此悠謬無稽之說者以事在孝武則儒術章明悉可考證故託之呂氏與孝景之所收藏使源委無可考究也

王肅後序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

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孔氏三世出妻自孔子始詳見檀弓今云自叔梁紇始則四世矣不知孔子未嘗出妻聖上辨之甚力今後殿見有孔子夫人神位檀弓之言未可爲據也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榘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名曰譚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徵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紉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

證偽十一

五

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最字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土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大傳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

以上序孔氏家世至子國而止全爲壁藏而作也與

史記世家不同名字亦少異史記子家名求今名傲後名永永與求相近或傳訛之故子家生箕字子京今作名榘字子直子高生子慎今作子順皆不同更可異者世家自子魚以下接言鮒弟子襄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安國自子襄而下凡四

世而家語則云子魚生子襄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
及安國是子襄至安國僅三世與武爲兄弟非父子

而延年則無其人未知何故今孔氏闕里志一依世

家以太史公與安國同時當不有誤也

孔光傳與史記略同

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學

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中魯恭

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

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

二篇尙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

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旣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

國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證僞十一

六

以上敘壁中古文並不提出書名但以詩書二字混
之以史記漢書言古文止有尙書孝經論語逸禮無

家語故也

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都記錄名

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

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人不遺人小善所以能成其

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

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

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

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末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

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旣畢會值巫蠱事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證僞十一

七

按博士之奏不見於他書唯家語有之當時劉向父子相繼校錄羣書不過條其篇目按其旨意錄而奏之以存於官不聞有所更正刪除也歆之言曰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其旨可知矣博士與向同時謂其見家語之在禮記者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校書一大關係當時旣有此奏漢志何以並不言及且校書之事劉向未成而先卒子歆實總其成當向未卒時羣書之記錄與否尙在未定尙書不記於別錄博士何從見之又何以逆知其然至家語之在禮記

者自儒行孔子閒居等篇俱全錄外其他如檀弓王制郊特牲禮運諸篇散見於家語者若一一除之則所存者少矣是蓋欺人之不見古家語因增多篇數而文其說其爲王肅之僞作無疑也按孔衍作漢魏春秋裴松之註三國志引之齊王紀以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辭不受衍戴其詔書使太常王肅持冊前往是衍當晉時尙有其人與肅同時乃其先已能與劉向爭辨家語何哉

謂禮記出於家語諸儒未嘗明辨其非王應麟謂易本命一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史繩祖謂大戴之公符不如冠頌之典雅當以家語爲正蓋皆信此奏爲孔衍所作未嘗疑及家語爲王肅之刪潤增加者也惟朱子經傳通解辨冠頌之文多記者之附

證僞十一

八

益要之禮記非出自家語卽博士一奏可明其僞也序稱天漢中魯共王壞孔子故宅者誤也魯共王於孝景前三年徙王於魯至武帝二十八年薨則元鼎二年也武帝年號元鼎之後爲元封元封之後爲天漢共王之子於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已不及至天漢矣况共王乎本傳但稱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此當在景帝之末與武帝之初在安國得科斗文徐爲考究自必歷有年所而後獻云在天漢可也若以壞宅爲天漢不大誤乎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第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證偽十一

九

卷第七

觀鄉 郊問 五行解 刑政 禮運

卷第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舊本此三篇在公西赤問下

正論解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此二篇舊俱有曲禮字

何孟春曰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

今之所有者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全書矣今家語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正文漏略今本之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弟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爲誣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推之安國及劉向之舊本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余重爲之註不亦廣謀之比乎

按何氏註家語分爲八卷又別爲二卷取戰國秦

證僞十一

十

漢人所記孔子之言以足之亦永嘉薛氏孔子集語之類其篇數則仍四十四篇之舊近世虞山毛氏自謂得北宋本凡十卷校而刻之云不失王氏本註其書與舊本多所同異今之盛行者惟此而已考史記世家客至於邑不求有司之下引王肅註云有司常供其職若未嘗在焉毛本作不求而有司存焉又引辨物篇分異姓以遠方使無忘服註曰使無忘服從於遠今毛氏本無此註七十弟子端木賜傳索隱引家語與時轉貨作轉化今作貨其他與索隱及藝文類聚等書互異之處不可勝載尤可異者廟制一篇凡家語所錄祭義中壇

壇之數及去祧去壇之文悉行節去以致文義不明豈王氏原文一至於此蓋王氏之贗本也

讀家語雜記

孔子家語王肅謂是弟子記夫子與公卿大夫及七十子所問答言語既取其醇正切實者別出爲論語乃集錄其餘名之曰孔氏家語又云七十子之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材有優劣之故云云朱子信其說謂記論語者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愚謂論語家語既同出於七十子之撰述何以論語如此其醇家語如此其雜况聖門諸弟親領緒言卽材有優劣亦斷不相懸若是且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

證僞十一

十一

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至家語則止標其卷數初無從弟子記問中別出爲論語之語是王肅之妄言也朱子何以信之

論語非出於家語卽家語已自言之矣七十二弟子篇曾點傳引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使論語出自家語安得家語復引論語耶况家語與論語事文重見者不一而足豈有一時之撰集而兩取之乎

謂之家語者當是詳著孔子之家世行事及其言論出處也漢以前無是書其爲安國所撰集而成者無疑王肅後序亦云安國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以上記名義出

家語之出王氏序已有一說其前代安國序謂家語與諸子同列未遭秦火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多有古文奇字旋散人間安國募求其副得之是得於安國之募求者一也其後序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又撰集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是得之壁藏之餘者又其一也按漢志稱古文止有尚書孝經論語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於三經外祇言逸禮有數十篇而不及家語唯司馬子長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自孔氏古文近是孔氏穎達曰凡書有古文奇字者俱謂之古文論語疏是家語非出自壁中可知何以明之家語

證偽十一

既與諸子同列是秦法所不禁者孔騰何必取而藏之

壁中耶記家語非出孔壁

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略以家語附於論語之後者以其為孔門之書也班固藝文志因之然諸經皆有傳授而家語獨無小司馬曰大戴記孔子家語皆非正經漢儒以其非聖人之言故皆不傳習之

漢時行書不廣經生自專門名家外不無抱殘守匱之歎若無師傳之書則流行少矣劉歆校錄之家語藏之秘府旋遭新莽之亂遺佚無存是以王肅得售其偽上

記傳習

漢志孔子家語一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

其所謂今家語者卽王肅所出之四十四篇而古家語亦未詳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引用亦是今家語而文稍不同諸如六經疏義六臣文選註唐類函藝文類聚所用盡是今家語則自王肅以前古家語之亡可知使其現存肅亦難以作僞也

記古家語之亡

漢魏之際兵戈不息儒學衰微康成蔡邕之後王肅與高堂隆蔚爲儒宗康成好據讖緯肅起而闢之作聖證論以相譏短非不時有益於經傳顧聖證論所根據者家語頗多家語固肅之僞書也又安得以之證聖乎

今家語出於魏明帝之時其所作尙書詩三禮論語及易傳皆立於學官而家語獨未經奏上設此四十四篇果出於孔氏豈肯不表章之以聞於朝毋亦有鑒於張霸之僞書而有所不敢耶

證僞十一

三

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同時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然未奪其幟也東萊王基以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康成舊說特據康成義與之抗衡馬昭張融亦與肅爭難不相下然肅之學竟行於世

以上記今家語之出

古家語止二十七篇而王肅之家語反有四十四篇其增多十七篇何哉肅非不知漢志所載之卷數本之向歆之所校定者以爲出之孔氏家藏之舊并向歆班氏有所不得見者矣多則足以惑人也

古之僞書未有并其篇數而增益之張霸以百兩徵則

依古文百兩之數也而王肅獨增家語之篇數蓋其取孔門之言論事實散見於傳記子書中者博收之於篇則必與古家語多所印合卽有真本出而證之亦無害

其爲僞也

以上記篇數不同

王肅之論語無憑空撰出者朱子所以信其爲真使古家語而在知其必有符合之處何者肅所探之書無不與家語相依傍者此肅之巧也請縷析之於左

家語所取莫多於二戴先儒謂禮記者孔門弟子各述所聞及漢儒所撰又云子貢作樂記子游作禮運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孔安國撰集家語不此之取而何取肅之取禮記獨多者以此

證僞十一

古

自二戴以外所取之多莫如說苑說苑爲劉向之敘述向爲校錄家語之人其所著孔門言論事迹必本之古家語可知王氏故盡取之按今說苑爲曾鞏所校錄當時本已不全鞏取之士大夫家補其亡佚以足崇文總目二十篇之數然直菴陳氏謂十九二十兩卷本是十九一卷所分是說苑非全書矣家語所收間有失考者疑卽說苑之脫佚未可知也

史記世家及弟子傳王氏取之而間有出入太史公親向安國問故弟子傳又得之孔氏古文籍雖其間多有雜說要之不離古家語故取之

荀子法行子道哀公問三篇皆記孔門言行王氏序云

荀卿入秦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與之此言蓋有所本故三篇悉取之

左邱明親受業於孔門其所記孔子之言及諸弟子事實較他書爲眞故左國所有悉取之

新序說苑之賸事也間取一二韓詩外傳淮南子尸子其言多不可訓則擇取之莊列韓非呂氏春秋戰國先秦之言毛萇詩傳漢初之書也間一取之

王氏所取之書以上略見大槩其他節取者雜見各篇非其所見者止於此其所可取者止於此也如孔叢爲東漢人之書非不載孔門言行而王氏特棄不取其意

證僞十一

五

可見矣秦漢人所引孔子之言往往有莫知所自者何孟春探集二卷附於家語之後大約皆出於戰國諸子及傳經家之記述其間醜疵錯出尤家區別家語之失考凡二十餘條亦是類也

以上記取書之原

家語所採之書多從刪改或一事參合兩事以成文或一篇離爲兩處以見異或首尾加以問答或中間加以聯貫或刪削其字句或潤色其聲牙凡所變易痕迹宛然但以原書校之無不悉見今就其可見者平心論之詳於各條之下

記改書之弊

玉海載馬昭之言曰

馬昭張融皆鄭康成弟子

今家語係王肅增加

非劉向校錄之舊此卽樂記中孔疏之言也樂記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註其辭未聞正義曰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云云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記不可取證正經故云未聞孫存曰家語文不類於六經義或謬於聖人不可盡信之書也

宋元豐中有司議南郊禮引周官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也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祀日當時俱言家語不足據斥之朱子曰家語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證偽十一

六

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鈔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卻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按朱子以家語爲當時書者因其所撰集皆可考證非有臆說無據之談也子旣辨之於前矣竊謂孔叢子雖非孔鮒之作然尙是東漢人記述若家語則鈔撮西漢以前遺書謂是當時書豈其然乎

陳直菴曰王肅闢鄭學孔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是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殆未必然其所載多見大戴左氏傳諸

書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原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一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闕鄭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然則肅所註之家語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詞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所增加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學每異於鄭如此旣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

證僞十一

七

而胡爲贅此此是有爲云爾

劉宗周曰家語所鈔左傳禮記說苑之書皆不如原文當一一改正其始誅因誓諸篇尤不可訓當別出爲附

集以上記諸家評論

王氏所註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加舊說未有全指其僞者一以魏晉以來流傳之舊或有所本一以孔門之書存之爲幸且託於孔猛之所出當非全誣也不知是書之源委自王肅以前從未見諸儒言及而肅言孔壁所藏博士所奏獨如此了了非卽肅之供牒耶

古家語不可得見而王肅之家語不得不流傳於後者

其勢然也如小戴之王制月令諸篇明知作者有人而至今奉若正經况家語不足以害經而又何論其僞與否但是書之見於徵用者如十三經疏義綱目前編之類與經史相爲表裏今明其爲王肅輯錄之書則其中背道不經之說不必咎及孔門之弟子與孔安國之撰集而讀者可以釋然於心矣

馬昭謂王肅增加家語此據其一節言之也夫但曰增加則必有原本之存而昭固不及見矣何以明之昭若及見古家語則當直舉原文以正之何必云鄭所未聞乎鄭氏之學極博然註經未嘗一引家語則古家語之亡久矣馬昭張融與肅先後同時已不可得見而肅之

證僞十一

大

借孔猛以作僞又孰從而難之

以上記書行之由

家語所記王氏但謂其煩而不要而不言其錯謬誣託難以存信則當其纂集之時亦不知決擇之甚矣如論語言子路好勇而家語所載遂不一而足戎山之對長劍之舞雜見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尤其鄙倍至於陳蔡之圍以端木氏之賢至疑顏子竊食甕飯此尚可謂七十弟子之記述耶

王肅作尙書註十二卷駮義五卷皆今文其義多與孔氏古文傳合梅賾上古文尙書自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文與肅所言正同故當時皆用王註劉知幾晁公武謂王肅必私見古文故能與之印合夫古文尙書已不

可盡信而王肅因先見而襲之是其作偽固不獨家語一書矣肅又有喪服要記一卷內載哀公問葬父一篇雜見杜氏通典徵引其文尤荒誕不經謂孔子勸哀公設桂樹用三桃湯爲哀公所非鄭善長謂肅之所證近誣是其誣聖亦不獨家語一書矣以上記偽之尤

毛詩皇矣篇孔氏正義釋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句云家語引此詩乃去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今本及肅註並無此語蓋肅之家語失傳亦良多矣其詳見序目下以上肅原本之訛

證偽十一

九

家語證偽十一

終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槩本

家語證僞二本按分四十四篇爲十卷太高祖蘅
洲公著公諱家相乾隆甲戌科聯捷成進士年已
四十八歲未第時著書頗夥如三家詩藩等編早
蒙採入四庫嘉慶時與三家詩拾遺夏小正輯
註鏤板行道咸以來士不重經學故未見家置
一編其藏稿各書目載明紹興府志儒林本傳中
高祖棗亭公早世傳孫藝圃公藝圃公歿嫡長房
先祖退庵公守藏退庵公歿稿在允之先叔家寅
等弟兄爲餽口計游幕四方咸豐十年庚申之歲
堂弟蓼詩不知鼠窠中多是諸稿命傭裝入穀籬
擔焚廟壚是歲寅適在家遇焉乃檢得完善者若
干本而是編在其中思付手民而苦乏資又無副
本上年倦歸自杭乃檢是編囑阮友章甥騰副本
徐叔蓓農部談次欣願代刻約曰我命工繕爾對
原稿可期速成乃跋於後以誌欽幸光緒十二年
丙戌秋七月來孫寅謹誌

